

翻译这件“小”事

汪瑞

内容摘要：翻译由无数件“小”事组成，由小积累起大文章。本文通过举例翻译中人名、地名等译名译法的不同，论及翻译工作中的一些琐碎问题。对于翻译中的规范、标准以及所要遵循的尺度，本文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。而对于美术学科来讲，翻译同样要求严谨、准确，没有捷径可走。译者同时是读者，双重身份，双重标准。对译者所面对的严苛环境和读者所期待的知识求真，同样要报以宽容与理解，并秉持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——对待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件“小”事。

关键词：人名 地名 通译 约定俗成 规范

最近，我正与师弟共同校对一套已经出版的书。由于每人各自负责其中一本，而翻译和出版时间前后错过，前期又没有来得及做好统一几卷人名、地名和术语表的工作，造成出版之后几本书之间的译名、译法出现了混乱。而在“豆瓣读书”上，则有较真的网友直接给其中一本译文列出了一百八十多处错误。虽然其中有些部分属于误读，但这也足以让作为译者的我们汗颜了。商议之下，几位同门感觉问题严重，决定重新校勘修订。师弟给出版社写了一封态度恳切的信，提出会尽快提供一个错误列表供出版社修订，以弥补之前工作给读者带来的困扰。出版社虽然同意校订，但态度则不以为然，言下之意，觉得校勘不过“一件小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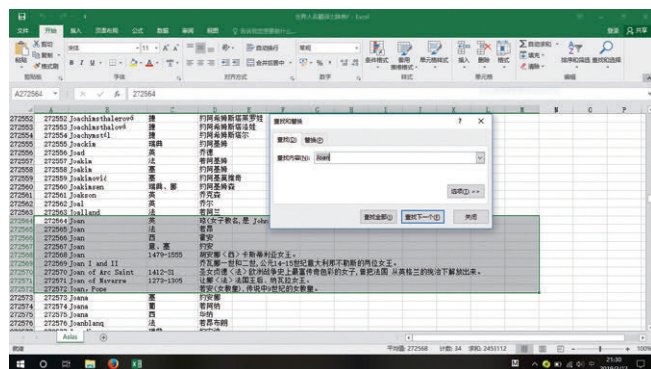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也是本人亲历并在努力亡羊补牢的案例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出版社眼中的“小事”不仅是每人需要面对几十万字的正文加上将近一百页的索引、注释和附录复核的工作，更是小问题堆积出来的巨大文责。的确，翻译是一件琐碎的事，基本上就是时间加精

力加无限的耐心与自我负责，而翻译最怕的则是催促和不求甚解。杨绛先生谈起翻译时曾说，一个译者其实要同时伺候两个主人，一个是原作者，另一个是读者。她也自谦地说，自己的翻译就是一部失败经验总结。此话适用于每一个译者。不论是学习艺术，还是文学，抑或哲学、历史，对于从事西方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说，翻译可以说是我们的日课，也是在错误、失败中自我成长的漫长蜕变过程。

既然说翻译事“小”，本人就仅从几个很小的方面来说。首先是人名、地名的译名问题。由于不同国家语言发音不同，相同的名字翻译过来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一般人所熟悉的英文名查尔斯（Charles），按照法语读音则应被翻译为夏尔。因之，如果将波德莱尔的全名夏尔·波德莱尔（Charles Baudelaire）译为查尔斯·波德莱尔不免贻笑大方。再比如，法语的大部分尾字母是不发音的，所以Georges作为法语名时被翻译成乔治斯肯定是不对的。最普通的英文名杰克（Jack），法语翻译的是雅克。女名Joan在英语中是琼，在法语中是若昂，在西班牙语中是霍安，而到了意大利语则变成了约安。所以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搞清楚名字的国籍，然后才能将读音加以区别。还有一些名字来自于宗教不同国家的变体。弗朗西斯（Francis）是西方常见的男子教名，源于拉丁语，亦作姓用，简称France或Frank。它的法语形式是François，意大利语形式是Francesco，西班牙语形式是Francisco，德语形式是Franz。翻译过来必然有所不同，但首先要知道这些词其实是同源，其次，如遇宗教专指则有另有译法。比如，当Francis的名字指的是阿西西那位圣徒时，则应翻译为“圣方济各”。

一般来说，想要有一个统一而规范的译名翻译，基本做法是找一本权威的人名译名大辞典逐一对照查找，而不是在百度或者网络翻译软件里随意复制。还有一些译者为了省事直接采用网络译名，更加可笑可气。例如，将康斯坦丁（Constantin）翻译成名表“江诗丹顿”，赫尔墨斯译为“爱马仕”等等。当然，传统辞典也有出错的时候，比如Falla这个西班牙名字，辞典给出的译名是法利亚，而实际发音应当是“法雅”。西班牙著名作曲家马努埃尔·德·法雅（Manuel de Falla）的名字就是用的正确音译。

地名的问题可以推而论之，找一本严谨规范的地名辞典对照翻译，同时，某些约定俗成的译法可以保留。译名的演变其实也是一部语言演化史。有一些沿袭下来的汉译，即便并不是完全对应原意，但留下了原译者的理解，还有该词的



电子化的世界人名、地名翻译大辞典，为当代译者提供了更加快捷、便利的查询途径。图为在其中搜索“Joan”时出现的不同国家对应的中文译名。

引申义。如前一段时间朋友就写了一篇名为《Acropolis, 为什么翻译成“卫城”?》(发表于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公众号2019年1月18日)的文章,并将之并入他的“希腊语说文解字”系列研究之中。在希腊语里, polis是城邦的意思, acro这个前缀则是“高处”“顶端”“起点”之意。因此, Acropolis直接翻译过来应当是“高处之城”。分析起来, 这个词里面并没有“围绕”“保卫”的意思, 但是, 不知道自哪一代译者翻译成“卫城”以来, 该词就被固定下来。并且, 此翻译比原词本身更加形象地引申了卫城的功能性, 突出其高居城邦之上, 万众敬仰, 御敌于无形的内在含义。因此, 现在看来, 对Acropolis的翻译并不能说是错的, 这种译法虽不是完全对应, 但是增加了对词语所指对象的更深理解。而希腊很多建在高处的纪念建筑亦都被称作“Acro”, 因此也被翻译成了“卫城”, 如在科林斯的科林斯卫城(Acrocorinth)。

地名译错例子也有很多。一些只能取音译的名称, 有些译者又偏要玩弄学识翻译出本意, 则会闹出一知半解的笑话。最典型的例子是, 一本中译书籍把2018年来华展出的“爱琴遗珍——希腊安提凯希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”中的地名安提凯希拉(Antikythera)翻译成“反对凯希拉”。其错误就在于把anti这一前缀翻译了出来, 此处就显得特别滑稽。另外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, 不同国家译名在读音上同样存在着差异。比如B这个音在希腊发的是V, 在西班牙语中正相反, V发的是B。因此, “Valencia”按照西语的正确译法应当是巴伦西亚而不是瓦伦西亚。

具体到艺术这个学科, 翻译同样要遵循严谨、认真的原则, 除此之外, 还要考虑到艺术门类的专业性。例如, 本人在翻译《毕加索传》时遇到一段关于萨蒂改编的舞曲描述, 其中的曲名英文是“Titanic Rag”。根据上下文, 这是一首舞曲, 而Rag被翻译成原意“破布; 碎片”怎么也说不上通。请教了音乐爱好者后我才了解到, rag一词应是拉格泰姆“ragtime”的简写, 拉格泰姆是20世纪早期流行于美国的一种爵士乐, 因此曲名应翻译为“泰坦尼克拉格泰姆”才符合语境。再比如, 书中讲到毕加索游历了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法国等不同国家, 吸取了许多民间戏剧的丑角形象, 为自己日后的“丑角”绘画创作提供了素材。在文中, 不同国家的“丑角”用词是不一样的, 如何翻译并区分国别是个问题。“clown”一词专指马戏团小丑, 文中译为小丑。在意大利民间戏剧中, 普尔奇内拉(Pulcinella)是一种矮胖形象的丑角, 哈乐昆(Harlequin)多指意大利南方即兴喜剧中的滑稽丑角, 女丑角(也是哈乐昆的情人)叫做科伦芭茵(Columbine), 而皮埃罗(Pierrot)则是法国传统喜剧中穿肥大白衣涂白脸的丑角。因此, 对于文中出现的诸多不同国别但意思相近的“丑角”单词, 我除了将clown译为丑角之外, 其他皆选择音译的方法, 并附加译者注进行单独说明。

另举一些美术翻译中的例子。在外文中, 有时单词本身即含有对其形象及含义的描述, 加上古音、今音不同, 如何翻译也是件让人犯难的事。如英文中的Oinochoe, 它来自于

古希腊语中的οἶνοχόη, 是一种盛酒器。按照古希腊语的发音应当被译作伊诺霍埃, 伊诺(οἶνος)就是酒的意思, 霍埃来自动词χέω, 就是倾倒的意思。拆解其意, 该词本身就是“一件用于倒酒的酒器”。而在现代希腊语中其读音产生了转化, 相对应的英语读音也发生了变化。因此, 为了不产生歧义, 我在翻译时还是采用了现代读音: 奥伊诺丘。还有极少数单词被直接翻译出了原意, 比如“krater”, 它也是一种古希腊陶瓶样式, 国内大部分译法是根据其样式直接将之译为“双耳喷口杯”。而绝大部分古希腊陶瓶的名称采用了音译的方式, 如比较著名的安法拉瓶(amphora, 一种用于贮藏的双耳陶罐)、莱基托斯瓶(lekythos, 用于盛油的长颈瓶)、基里克斯杯(kylix, 一种用于喝酒的酒杯)等。至于到底什么词采用音译, 什么词选择意译, 则要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。上文提及的一些词汇, 由于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译法, 就不好为了统一标准而加以重译。而对于有些在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解释的陶瓶名字, 则适宜采取音译直译, 不建议重复译出它的器型名称。

除了人名、地名等译名这类“小”事之外, 翻译文体的不同也会决定翻译风格的方向。学术书籍相对严谨晦涩, 不具备相应学识背景的读者是无法立刻掌握的。一般而言, 译者应务求准确而不失专业性, 并提供详细的附录和译者注供相关人士检索, 其文字可读性只能根据原作者的写作风格进行小范围调整。而小说、儿童绘本、普及类读物则要求译文清晰流畅, 通俗易懂, 让不同年龄层的读者皆能了解其意。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很可能大不相同。老一辈译者注重文言化的修辞与韵脚, 新一代译者更在意琢磨打动人的语句。学外语的人翻译一首诗, 大概会严格遵循语词的对仗原则, 而在更了解诗歌本质的诗人手里, 文字的转译可能最重要的是对意境的如实传达, 因此意译必然更多。此外, 越是了解另一种语言的结构、韵律、语音里的秘密, 顾及的东西会越多。比如原诗语言中的长短音, 押韵与否, 是不是有词语的双关意义等等。这些隐藏在语言里的秘密, 既是打开翻译的钥匙, 同时又是让译者陷入迷茫的重重枷锁。

总的来说, 翻译是要因“词”而异, 因意而不同的。翻译工作也只能遵循一个亘古不变的原则, 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译本。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, 翻译工作更要强调专业精神, 务实求真, 精雕细琢。我们常常说, 翻译即学习(translating is learning), 学无止境。翻译工作记录下一代译者对异国语言文化的认知、理解, 有着深刻的时代记忆。这是一份份珍贵的记录, 是我们对母语随时代演进所产生微妙变化的洞悉。在日积月累、岁月更迭中, 翻译这件“小”事才能汇聚成为文字的力量, 真正成为语言文化之间的桥梁和媒介。作为译者, 我们如履薄冰、战战兢兢; 作为读者, 我们一样会吹毛求疵、眼高手低。但是换一个角度, 对于双重身份的我们也同样也是适用的: 作为译者, 我们希望读者给予宽容; 作为读者, 我们希望译者精益求精。□

汪瑞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